



逃犯条例 深度

评论

马岳：“反送中”风暴一日中无人，制度失信，残局难挽

特区政府自制完美风暴，不少死因有迹可寻，而集中一次大爆发，造成的破坏难以收复。特区管治已成难以挽救的残局。

2019-06-30



2019年6月16日，民阵发起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反送中”大游行。摄：林振东/端传媒

反《逃犯条例》修订（“反送中”）成为震惊全球的社会运动，令香港继雨伞运动后在全球运动的史册上再记一章。特区政府自制完美风暴，不少死因有迹可寻，而集中一次大爆发，造成的破坏难以收复。特区管治已成难以挽救的残局。

我会用四点总结整个风暴：一、鸵鸟政策；二、目中无人；三、制度失信；四、世代崩裂。

真的鸵鸟

“鸵鸟”一度是个关键词：特首林郑月娥说过往廿多年香港都没有处理引渡，是做了鸵鸟。

由200万人上街至今天，特区政府还没有承认自己是错的，只说执行有问题，国内喉舌的基调仍是法例本身没有问题。这倒是贯彻始终的，整件事的致命伤，就是特区政府不肯承认很多在香港以至国际社会都确认的事实。

由头至尾，特区政府不肯承认，《逃犯条例》修订的本质问题是拆除了中国和香港之间的司法防火墙、香港人觉得中国没有法治而恐惧、香港人不信港府和法院可以抵抗来自北方的压力，而香港人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已濒崩溃边缘，《逃犯条例》修订成了最后一根稻草。西方国家已认定香港的自由和法治受损，再加破坏，会影响香港的国际地位。这些对很多香港市民来说，都是自然不过的想法。



2019年6月16日，香港民阵发起第四次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大游行。 摄：林振东/端传媒

特区政府一直的基调，都是中央和特区政府“永远伟大光明正确”。“一国两制实践良好”，对很多香港人来说，这简直是外星语言。这当然不是执行问题，而是权力来源问题。在天朝主义强国崛起中国模式垂范天下之际，上述这些香港人视为常识的东西都被视为“废话”。过渡期到回归初期，政府是会正视港人的忧虑的（或用黄子华的说法：“会承认你那一制真的是会吓亲人的（吓坏人的）。”）。但当现在所有事情都要“伟光正”，香港人只会觉得特区高层完全不是在香港角度看问题，难听点就是“卖港”。

习近平去年还会用一国两制来号召台湾，我已经非常诧异。伞后港人对一国两制走样感失望以至绝望，本来就是推动港独思潮的重要因素，而台湾对一国两制的评价一直都比香港人自己的负面得多。对这些都选择视而不见，就真的是鸵鸟了。

目中无人

200万人上街后多少天了，特区高层仍然纠缠在撤回的字眼、“道歉”的身段等外在的姿态，as if it really matters. 在6月15日有人以死控诉政权之后，难道你们还觉得有人在乎你们那种言不由衷的“道歉”吗？

由始至终，特区政府都目中无人。眼中从来没有人民。只咨询20日，对100万人上街反对熟视无睹，反而想加快通过，认为民意是一种要防止其表达以免带来麻烦的东西。

6月15日林郑出席的记者会是最后一次自救的机会，但她目中无人的嘴脸和身体语言断送了最后的机会。决定退让了，只面见建制派议员和警察代表，从来不与反对派议员会面，也没有出来面对群众，仿佛只有中央官员、执政联盟“自己友”和维稳部队才是有价值的；二百万草民，我全都可以不屑一顾。

这种由上而下的骄横跋扈，贯彻始终。高高在上只觉得自己最重要，就像当年的“铅水事件”，有议员胆敢要求官员当众饮下铅水，林郑已经觉得是莫大屈辱了。出了错不是检讨自己，而一直是想著如何自保和打击敌人。官员的面子和“特首的尊严”比人命和人民的福祉都重要，然后觉得自己“已经道歉”是了不起了。

对不起，我只想起《神雕侠侣》里的郭芙：

“（郭芙）她想自己斩断了杨过一臂，杨过却弄曲了她的长剑，算来可说已经扯平，何况爹爹妈妈又为此狠狠责骂过自己，心道：‘我不来怪你，也就是了。’”

我不知多少人看《神雕侠侣》到这里时，会诅咒黄蓉为甚么要挡住郭靖。





2019年6月18日，林郑月娥在政府总部召开记者会，期间表示向每一名市民真诚道歉。摄：林振东/端传媒

制度失信

有留意各种民意调查的人，都会知道近年港人对各种制度的信心日渐低降。这包括有形的制度化机构如公务员系统、政府、警察、法院，也包括各种牵涉程序公义的制度精神如选举公正、廉洁、公务员政治中立、司法独立、新闻自由等。这些都是香港人多年来引以自豪，认为是香港成功基石的制度和精神。

这种制度失信（loss of institutional trust），是整个危机的核心之一。今天很少人相信如果中央向香港要人，特首、法院和香港警察会站在港人角度来捍卫港人应有的司法权利，这可是因为近年特区政府睁著眼说瞎话太多所致。任你怎样重复讲，港人都不再会相信。

几年来，政府面对官员僭建、利益冲突、港铁丑闻、政府失误、滥用权力，一直采用的方法都是尝试找寻“最低消费”，只希望付出最少的政治代价应付过去，然后“不动如山”，等待淡化或者下一件事发生来转移视线。在没有民主政制以及政府掌握各建制机构的主导权下，反对声音莫奈他何，于是政府慢慢就以为自己过关了。结果是，市民对现有制度的公正性逐渐失却信心，再不信各种制度可以制衡权力，于是只能走上街了。

到了2019年6月，年轻人示威会带备“太空卡”和不用八达通以防备追踪，受了伤不去医院，到了示威现场不准人拍照，对各种公权制度的信心已达新低点。这很难怪，整个6月，你可曾看见政府眼中有“人”？

制度信任需要长时期建立，例如香港的公务员和警察的廉洁形象，是在1970年代后用几十年时间建立的，但这种信任也可以在很短的日子内迅速消亡，然后极难重建恢复。过了这个月，有些事情，已经回不去了。



2019年6月21日，示威者包围湾仔警察总部。摄：林振东/端传媒

当政府“目中无人”时，是不会独立调查警队的。他们只在意自己维稳队伍的士气，没有把被打的人当人。政府不回应各项诉求，放手让警民矛盾怨气升温，也令警察和公营医护出现矛盾。最后可能大家真是莫奈他何的，但制度信任只会进一步破坏，逐渐把特区管治推向死局。读过政治学一年级的人都会知道“power”和“authority”的分别。当政府没有人民信任，只剩下枪，是很难管治的。

世代崩裂

616后林郑失踪，于是有“精英”出来呼吁政府和年轻人“对话”。对不起，我失笑了。

这是多么陈旧的思维呢？先不说其实抗争者没有“领袖”可以代表来作“对话”，大家不觉得找林郑、张建宗、李家超或其他官员和一堆年轻人“对话”，事情只会恶化吗？

近年来，政府高层和建制精英已经丧失了理解年轻人，以及与年轻人对话的能力。在很多建制精英、官员护法、大学高层眼中，这些会发声的年轻人只是一堆破坏权贵专权“秩序”，阻碍他们“收成”的不识时务者。更甚的是一些人以打压批评年轻人作为自己升官发财的捷径，这只会加快加剧年轻人对建制和权力的仇视和蔑视。

世代价值的差距，十多年前在天星、皇后、高铁抗争时已经很严重，十多年来愈扩愈大。6月12日和6月15日以后，这个政府已经失去整整一个世代的年轻人。慢慢，它可能连这个世代的父母也会一并失去。目中无人、永远觉得自己正确、公信力低落，找甚么来和年轻人对话呢？



2019年6月16日，民阵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大游行。 摄：Stanley Leung/端传媒

难以收拾的残局

本届政府余下的三年（甚至更后），已成残局。就算中央撤换林郑，之后再换多少官，很多东西已经回不去了。今次完美风暴带来的失信，比前特首董建华和梁振英都远为严重。特区政府独力将许多人推到政府的对立面，很多人已经对政权的本质彻底失望。

为甚么会搞成这样呢？台湾人的简单答案是：“你们没有民主制度”。如何收拾残局呢？有外媒说：Try Democracy. 我不敢这样乐观了。道理已经讲了几十年，都没有听进去。民主不会解决所有问题（因为没有东西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但不民主是会带来很多问题的。

现实是：中央是不会承认他们的体制有很大问题、一国两制已经声名狼藉，以及自己已脱离群众的，当然也不会愿意作根本的民主改革来开放权力。问题永远出在反抗政府的人身上，可能是教育出了问题，又或者是楼价、全球暖化……。对了，一定是“外国势力”！中国人是不会无端这样反对中国政府的！（除非收了钱！？）

“外国势力”这道护身符认真好用，一出便可逃避责任和思考。2014年我写《有些人》时已经说过：为甚么不说是外星人操控呢？反正大家都不能证明不是吗？如果这样可以令你们舒服点的话，我不妨告诉你，其实6月16日是有数十万外星人加入了游行队伍，连登是一个三万光年外的星系用的高科技系统。他们已经作好部署接管地球，你们还是赶快逃跑吧。

（马岳，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

评论

马岳

逃犯条例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中国「古装剧禁令」风波：为什么一幅微信截图，业界就全都相信了
2. 回应赵皓阳：知识错漏为你补上，品性问题还需你自己努力
3. 连登仔大爆发：“9up”中议政，他们“讲得出做得到”
4. 香港回归22周年，七一升旗礼、大游行、占领立法会全纪录
5. 梁一梦：反《逃犯》修例，港府算漏了的三件事
6. 记者手记：我搭上了罢工当晚的长荣班机
7. 马岳：“反送中”风暴一目中无人，制度失信，残局难挽
8. “突如其来”的新一代：后雨伞大学生如何看社运
9. 专访前大律师公会主席陈景生：香港现在这处境，我最担心十几廿岁的年轻人
10. 读者来函：承认我们的无知，让出一条道路给年轻人吧

编辑推荐

1. 运动中的“救火”牧师：他们挡警察、唱圣诗、支援年轻人
2. 金山上的来客（下）
3. 从争取“劳工董事”到反制“秋后算帐”，长荣罢工之路为何荆棘？
4. 吉汉：暴力抗争先天有道德包袱吗？
5. 金山上的来客（上）
6. 归化球员能“拯救”中国男足吗？
7. 进击的年轻人：七一这天，他们为何冲击立法会？

8. 荣剑：中美不再是中美，中美依然是中美，中美关系下一步
9. 贸易战手记：华府的关税听证会上，我围观了一场中国制造“表彰”会
10. 徐子轩：由盛转衰——G20大阪峰会后，全球政经的新局面

延伸阅读

叶荫聪：由反抗绝望到育养香港

我有两位社运界朋友，带着半岁大的儿子到了占领现场。她说，儿子这么小，便要面对这样的一个社会，他这一代可以怎样？

叶健民：香港人小胜一场，但未来挑战更艰难

整场抗争，完全源于大家对这个家园的爱，但也同时孕育出不少戾气。这种仇恨状态既存于官民关系，但也弥漫在整个社会。到最后大家还是要想想，如何与意见不同的人共存。

“突如其来”的新一代：后雨伞大学生如何看社运

6月9日深夜和12日在香港金钟的冲突，都明显地以青年人为骨干。后雨伞一代在反《逃犯条例》修订一役中为何“突然出现”？背后有甚么样的基础？

警民对峙之间，拿著麦克风喊话的香港社工

“我陪你一起去跟前面的警察讲，我是社工，我知道你很不开心，其实我也是，不如我们一起上前讲？”

梁一梦：反《逃犯》修例，港府算漏了的三件事

今次港府以至北京在《逃犯条例》修订的让步，被《纽约时报》形容为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的最大退让。事后检讨，这次政治误判有几个主要的“死因”。

专访香港警政学者何家骐：当殖民警政遇上公民抗争

“香港的处境已经完全不同了。以前是殖民地，我们不应该对那个政府有期望的。但现在你告诉我们是主人嘛。”何家骐认为，若想信服公众，改善警民关系，独立调查警权和政治事件是良好出路。

四个学者告诉你，G20前后，香港的抉择与未来

请愿在多大程度上能影响G20？如何看待重新被提出的诉求“真普选”？在国际政治中，香港目前的地位、角色是怎么样的？香港学者、海外学者又如何研判影响香港前途的杠杆因素？

连登仔大爆发：“9up”中议政，他们“讲得出做得到”

“除非我老人痴呆，如果有任何的不公或问题，我一定会站出来在现实世界发声。”他们的行动，和网名同出一彻：“在沉默中爆发”，“在9up中议政”。